

双筒望远镜

孟宪明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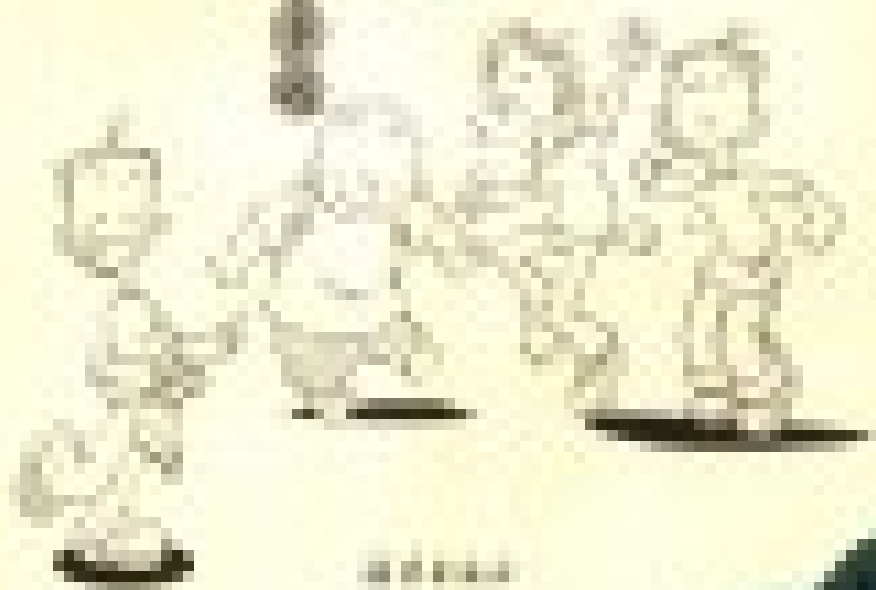


望
远
镜
能
望
多
远

望远镜



海燕出版社



双筒望远镜
——
望远镜能望多远
4

孟宪明 著

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双筒望远镜.4, 望远镜能望多远/孟宪明著. — 郑州:海燕出版社,2003.9
ISBN 7-5350-2515-3

I. 双... II. 孟...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2904 号

出 版 海燕出版社
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(邮编:450002)
印 刷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
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
印 张 11 印张
字 数 281 千字
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10 000 册
书 号 ISBN 7-5350-2515-3/1 · 640
定 价 18.00 元

内容提要

《双筒望远镜》是一部多卷本长篇儿童小说。写一对城市双胞胎男孩儿鲁科、鲁赛在小学中、高年级的不凡经历和他们永不疲倦的好奇心，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鲁科、鲁赛聪慧多思，顽皮好动，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。四年级时，正读博士的爸爸送给他们一架能锁定目标的望远镜，更激发了他们探寻的热情。他们不断地提出问题，又不断地用所学的一知半解的知识去解决，于是，一幕幕感人至深的美妙故事就次第上演。

此为全书第4卷。孩子们护树爱鸟，关心环保，但当叮咚在被老师粗暴批评后患了心理障碍时，他们才知道，还有比环境更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人的心理、情感和尊严。他们一方面帮助叮咚，一方面找校长和老师，当面提出学生的意见……望远镜能望多远，本书将给你回答。



目 录

- ① 鳕鱼的秘密 / 1
- ② 不算失败 / 45
- ③ 蚕痛 / 89
- ④ 我们是朋友 / 131
- ⑤ 两只啄木鸟 / 174
- ⑥ 三封鸡毛信 / 208
- ⑦ 水的传说 / 256
- ⑧ 礼物 / 298



① 鳝鱼的秘密

1

牛正威又写检讨了。

坐在老师的办公室里，坐在老师办公室的黄椅子上，牛正威咬着笔杆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“我坐一会儿就心里难受，老师一天到晚坐在这鬼地方，怎么熬过来的！”牛正威刚想到这儿，扑哧笑了。他忽然感觉不能笑，赶紧抿住嘴做出难过的样子。还好，办公室里其他老师都低着头像小鸡啄米一样地批改作业，没有人关心他的笑声。

牛正威又把笔杆咬住，还是写不出一个字来。

“不知道‘检讨’是谁发明的？”不知为什么，牛正威忽然又想起这么个理论问题。

“肯定不是检讨的人发明的。这么难受的事，检讨的人自己折磨自己？”牛正威接着想，“不是检讨的人发明的，那就是批评人的人发明的。批评人的人他又不检讨他怎么知道检讨是个难受的事呢？”牛正威又糊涂了。“哼，说不定还是检讨的人发明的！听老爸说，有一种人喜欢受虐待，越难受他越高兴！越难受怎么能越高兴呢？有病！我是不会发明这么个玩意儿折磨人的！”

不发明不等于不使用。牛正威还得写检讨。

“老师，我错了！”刚写一句，牛正威又写不下去了。他把笔杆拿成抽烟的样子，歪着头对着天花板，使劲地想。



应该说，牛正威这次检讨纯属偶然。课间十分钟，牛正威无意间走上讲台，发现郝老师的红粉笔忘在讲桌上，他一兴奋，抓起来在黑板上录下一首诗：

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

快诺酮滴丸，花落知多少。

同学们不知道第三句是什么意思，纷纷要牛正威解释。牛正威故作高深，只是摇着头诡秘地笑。罗宾的好奇心被勾起，拿着泡泡糖迫着要他讲。牛正威给罗宾一咬耳朵，罗宾立即就变得神经兮兮，跟着牛正威高声朗读起这首怪诗来。刚好郝老师回来拿她的红粉笔，命令牛正威立即擦掉。牛正威要是老老实实擦掉也就罢了，他故意先擦掉其他三句，最后才擦掉“快诺酮滴丸”，还对着罗宾做了个鬼脸儿。

郝老师生气了：“这么优美的古诗，你胡乱添上些什么东西！‘快诺酮滴丸’是什么你懂不懂？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写这个是什么动机？”

牛正威支吾着想解释：“快诺酮滴丸就是、就是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你给我做检讨！”

“……我乱改古诗不应该。”牛正威又写了一句，“怎么知道的，我不能告诉老师，要不，就是出卖鲁科、鲁赛了。再说，也不是鲁科鲁赛要告诉我，而是我无意间撞上了，怪不了人家嘛！”

昨天，在鲁科、鲁赛的小房间里，鲁赛拿了个纸盒子，他把其他字都盖住，就剩下一行“快诺酮滴丸”让鲁科认。

“快”、“酮”，一行字鲁科有俩认不准，他怕鲁赛捉弄他，猛一下把盖的纸揭掉，一行小字露了出来：

探亲避孕药。

“嗬嗬，鲁赛想结婚了！”鲁科大声地取笑鲁赛。



“你才想结婚呢！”鲁赛一把从鲁科手里夺过去，连忙装进衣兜里。

鲁科不写作业了，他绕过来，坚持要看“快诺酮滴丸”，想知道关于它的更多的内容。

“探亲避孕药”有什么了不起，牛正威早就见过，不过，它怎么又叫“快诺酮滴丸”呢？牛正威看鲁科要，也在后边跟着要：“让看看，让看看呗！”

鲁赛挣扎了两下，又把纸盒子掏出来。

鲁科接在手里，小声问：“哪来的？”

“捡的。”

“哪儿捡的？”

“屋里捡的。”

“哪屋里捡的？”

“哎，避孕药是男人吃还是女人吃？”鲁赛顾左右而言他。

鲁科摇摇头，拿了盒子翻来覆去地看。

“我知道。”牛正威大声说，“有时候是男的吃，有时候是女的吃，有的时候是男女一起吃。”

“什么时候男的吃，什么时候女的吃，什么时候男女一起吃？”鲁科认真了。

“这个——我就说不清了。等我们结婚后自然就知道了！”牛正威猛一仰脸，“想知道？走，我们去药店，保证一问便知。”

三个孩子在药店里站了半天，也没敢让营业员拿“快诺酮滴丸”。走出药店，三个人都有点儿失落，又都有点儿放松。鲁科讪讪地说一句：“走吧，大人们的事我们管不了！”

“别走，看我的！”牛正威挺挺胸，又在门外像锻炼身体一样地甩甩膀子，才又大步走了进去。

“阿姨，快诺酮滴丸是男的吃还是女的吃？”牛正威声音



朗朗。

“什么？”营业员业务不熟练，“什么丸？”

“这个，”牛正威指着，“炔、诺、酮、滴、丸。”

女营业员笑了，说：“探亲避孕药啊！当然是女的吃了！”

“男的不能吃？”鲁赛走上前问。

“孩子，你们还小呢！等几年再知道吧！”一个老女人大声喊。

“哈……”年轻的女营业员笑起来。

三个家伙脸一红，落荒而逃。

“现在的孩子真是不得了，才那么大一点儿，就要买探亲避孕药丸！哎呀呀呀……”三个家伙走了很远，似乎还能听见后边的嘲笑声。

“反了她们，回去给她们吵架！”牛正威挥着拳头。

“炔诺酮滴丸。”鲁赛每写完一道数学题，就情不自禁地咕哝一句。

牛正威笑了，说：“鲁赛，你也有这毛病？我要是早晨会唱哪首歌，一天到晚就只会唱这一首。”

鲁赛不答他，忽然高喊一声：“哎，你们看，炔诺酮滴丸像不像一句古诗？”他清了一下嗓子：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炔诺酮滴丸，花落知多少。像吧？”

“像，像！”牛正威也摇头晃脑地吟了一遍，“嘿嘿嘿嘿。”

牛正威一逞能，这首歪诗就上了黑板。

这歪诗一上黑板，牛正威就坐上了郝老师办公室的黄椅子。

第一次检讨没能过关。“我乱改古诗不应该。”就这一句，认识太不深刻！第二次检讨牛正威学精了，连有的带没有的写了满满两大页。他先把自己知道的五言古诗全写上：“白



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快诺酮滴丸，更上一层楼。”“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快诺酮滴丸，恐惊天上人。”“离离原上草”、“春眠不觉晓”、“墙角数枝梅”……每一首古诗的第三句都换成“快诺酮滴丸”。这一改，一抄，再一看，他忽然感觉自己真的错误大了！什么东西，把那么多优美动人的古诗全诬蔑了！牛正威立即找到了检讨的感觉，飘飘洒洒，一会儿就写满了两张纸。把检讨书往老师桌上一放，牛正威溜烟儿地跑到了教室：“报告！”声音洪亮。

课后，鲁赛说，他的“报告”像是刚受了表扬似的，喜气洋洋。

牛正威想了想说：“看来，检讨就是检讨的人发明的。因为能写一份好检讨，心里还真是愉快呢！”

2

五一班刚转来一个新同学，现在，郝老师正把他向全班同学介绍：

“……他就是牛二发同学，大家欢迎！”

牛二发站起来，像刚打赢的拳击运动员一样，前后左右向大家鞠躬。

牛二发也是个胖子，和牛正威长得有点儿相像，只是比牛正威更圆些，看上去像一粒水煮花生豆，又穿了西服，打了领带，理了个偏分头，可能还在头发上打了摩丝什么的，头发油光水滑，亮可照人。同学们哪见过这样做派的同学，一个个兴奋无比，又是鼓掌，又是起哄。

“老牛的兄弟！”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同学们笑得更凶。

牛正威看看老师，没敢放肆。

“谢谢，谢谢诸位，敝人初来乍到，请大家多关照，多关照！”牛二发点头哈腰一说话，就更让人乐了，怎么看都像电



影里的小地主，连郝老师都禁不住哈哈笑了。

老师一笑，同学们笑声更响了。

牛二发神情激动，拱起双手向大家作揖：“敝人好客，好朋友。我家开了个鳝鱼宫大酒店，就在延安大街十七号，欢迎同学们常去品尝，只要说是牛二发的同学，我保证，一分钱不要！”

“不要一分钱，光要一百元的是不是？”丁咚大叫。

“你不要，你爸要不要？”鲁赛也喊。

“我爸他听我的！”牛二发拍一下胸脯，忽然改用标准的广告语气，“鳝鱼是淡水鱼中的王牌，富含多种不饱和氨基酸，尤其是脑黄金，更是众鱼之冠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牛二发，广告都做到班里来了！”郝老师大声制止他。

“不是广告，郝老师，鳝鱼里真有脑黄金，真是众鱼之冠！什么时候您方便，我专门请您去品尝！”牛二发大声争辩着。

“这叫行贿！”牛正威忍不住，终于喊出声来。

“郝老师不要受贿！”同学们喊着，班里乱作一团。

“怎么样老牛，这下子你不是班里的冠军了吧？”刚一下课，丁咚就拉住了牛正威，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。

牛正威爱吹，多次炫耀他是班里的体重冠军。“不一定。”牛正威摇着头。

“不一定？那就比试比试。”丁咚一扭头，高喊，“牛二发，牛二发！冠军牛正威要给你比赛体重！”

“唉唉唉唉。”牛二发应着，一趔一趔来到丁咚跟前。初来乍到，牛二发表得很乖。

牛正威走过来，拍拍牛二发的肩膀。

“您好！”看着牛正威，牛二发连忙站直。

牛正威往他旁边一站，伸了脖子比身高。



“好好。”牛二发明白，马上也挺直身子。

牛二发一挺，比牛正威还高一点点儿呢！

“你，多重？”牛正威大声问。

“一二一，你呢？”

“我？一二二。”牛正威得意了。

“带衣服不带？”牛二发问。

“带呀！怎么不带。”牛正威理直气壮。

“那我是光着身子，不带衣服。”牛二发不示弱。

两个胖子站在一块儿，像两只肥壮的河马羔子，又像两个相扑运动员，立即把全班同学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了。

鲁赛看看牛二发，又看看牛正威，把两个拇指并在一块儿，说：

“八路军遇上新四军，大力水手碰上大力神，我看只有摔上两跤才能分出个输赢胜负了。牛正威，敢不敢？”

“这有什么不敢的！”牛正威拍拍胸脯，忽然小了声音说，“我才写完检查。”

“没事没事。你一打赢，谁还想‘春眠不觉晓’呀？”丁咚想看热闹。

“你别跟着瞎闹了行不行！”牛正威看着丁咚。

“怎么样？我就感觉老牛胆怯了！”丁咚故意大叫。

“我们到沙坑去，锻炼的嘛！”鲁赛坚持着。

“好吧！”牛正威看着牛二发，“那就摔摔看？”

“摔跤？不就是抱着打架吗？嘿，我老爹让我学了三个月的跆拳道，说是这个项目容易得世界冠军。专门从市体委请的老师，这一转学，不行了！”牛二发一脸惋惜，还禁不住比画了几式。

丁咚对着牛正威伸了伸舌头。

“哎呀，牛正威也是请的市里教练，说不定你们两个请的还是一个人呢！是不是姓鲁？”鲁赛又起哄。



“对对，就是姓鲁。鲁赛的鲁。”叮咚这次明白了鲁赛的意思，一脸的得意，“我看，你们还是摔摔看，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嘛！”

牛正威从鲁赛的话里得到启发：牛二发可能是吹牛。“那就切磋切磋？”他看着牛二发，语气却是希望牛二发退却。

牛二发看一眼牛正威，又转头看了看鲁赛和叮咚。他从他们的眼里没有看出有什么恶意，乐了，说：“我看，你们还是和我们家的鳝鱼切磋吧！鳝鱼富含多种不饱和氨基酸，尤其是脑黄金，更是众鱼之冠。放学了，到我家的鳝鱼宫‘撮’一顿怎么样？‘撮’后再切磋不迟！”牛二发实在不想和牛正威“切磋”，刚转过来，万一“切磋”出问题，就损失大了。不过，他又确实不想向牛正威示弱。试想，刚来你就软了，以后还会有人尊重你？

“哎哎哎，先切磋先切磋！”叮咚叫着，一手拉住牛正威，一手拉住牛二发。

3



8

牛正威的检讨一直令鲁科紧张，尽管他知道牛正威不会供出他们，但他还是紧张。因为牛正威口无遮挡，不定什么时候一高兴或者一不高兴就把事情说出来了。虽然他和鲁赛都没有往黑板上乱写，但毕竟是鲁赛先说出来牛正威后跟着学的。刘乙乙喊他去老师办公室一趟，他就吓了一跳。到了郝老师那儿才知道，是给他下任务，让他多帮助新来的牛二发。

“牛二发是从郊区转来的，学习成绩不怎么好，你和刘乙乙要注意多帮他。”郝老师很平静。

“嗯嗯。”鲁科和刘乙乙连忙点头。

“牛二发家是开饭店的，你们也要提醒他，不能满嘴都是广告词。”郝老师一犹豫，又从抽屉里拿出牛正威的检讨书，

说：“你们看看，牛正威都写了些什么东西！哪一首诗他都敢和‘快诺酮滴丸’连上！我都想让牛老板看看了，看看他的儿子多有创造力！”

鲁科瞅了一眼，脊梁上就出了汗。应该说，除了有点儿怕，有点儿羞，他还有点儿懊悔。

“鲁科，你们天天在一块儿，你也要想法帮帮他。这一次，我饶他了，再有类似事件，我就要找他的家长！”

鲁科松了一口气。他和刘乙乙刚走出办公室，就见马琳儿迎面跑来：“鲁科，牛正威和牛二发去操场打架了！”

看来是真的，马琳儿急得脸色通红。

“真的？”刘乙乙声音比她还高。

“我亲眼看见的。还有鲁赛和叮咚。”

“才说要帮助他俩，他俩可就打上了！这个牛正威，刚写完检查就忘，我看，叫他爸来一趟也不亏！”刘乙乙大声吵着。

“走走，看看去。”鲁科说。

三人说着，急忙就往操场跑。

正是课外活动时间，踢球的，跳绳的，跑步的，操场上一片喧闹。

“跆拳道比赛，比赛跆拳道了啊！世纪之战，不看遗憾！叭，叭！”叮咚站在沙坑边，一边高喊着招徕观众，一边手舞足蹈地做几式拳击动作。

十几个学生站在沙坑边。不远处，又有人往这里跑。

牛正威和牛二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牛正威上穿一件背心，下边是鲜红的裤头，屁股上的小兜还镶了黄边。牛正威说，这是吉祥物，穿上它逢凶化吉，旗开得胜。牛二发脱了西服和上衣，光着脊梁，露出一身肥肉。下边倒很齐整，一条长裤，腰里束着崭新的皮带。两个家伙已经进入角色，你抱抱我，我抱抱你，进行着战前的礼节。



鲁赛是裁判。他一脸兴奋，用手里的小棍儿在地上画一道线，然后双手平举，高声宣布：

“公平，公开，公正。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奖金，人民币一百万美元！”

“哎哎，”牛正威伸手制止鲁赛，“牛二发，你今年多大年龄？”

“十一岁，属牛……”

“公平，我也属牛。几月出生？”

“六月。”

“公平，我也六月。几日？”

“六月二十一。”

“哈哈，你小了，牛二发，我是六月十九！”牛正威得意起来。

“哎，你算的是阴历阳历？”牛二发问。

“阴历阳历？”牛正威想了想，“阴历。”

“哈哈，你小了！我是阳历六月二十一日出生。阳历比阴历早一个多月！”牛二发好得意。

“讲这个干什么？讲这个干什么！开始比赛呗！”丁咚听不下去了，“世纪之战，不看遗憾！叭，叭了啊！”

“好。公平，公正，公开。奖金，人民币一百万美元。准备，开始！”鲁赛一喊，两人立即投入战斗。

两个人都是吹牛，谁也没学过跆拳道，你拉我扯，你推我退，完全是一个混战。

“打上了吧，打上了吧！”马琳儿边跑边说。

“鲁科，快制止他们！”刘乙乙喘着气。

又一群男生跑过来，罗宾，马鸣，他们一来就跟着起哄：“用劲！用劲老牛！”

“两个都是老牛，你说的是哪个老牛啊？”丁咚叫着。

牛正威用力过猛，脚下一滑，摔了一跤。牛二发不失时机



扑上去，按住牛正威。

“嘟！”鲁赛用嘴做哨，吹了一声，“一比零！”

“老牛，注意，三十万元丢了啊！”丁咚喊。

“牛正威，丢人了！”罗宾高叫。

鲁科来到鲁赛身边，问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玩儿的。跆拳道比赛，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呢！”鲁赛鬼笑着。

没等鲁赛的口令，第二局自动开始。

两人蹬得沙土四溅，牛正威摔倒一次，满身都是沙子。牛二发油亮亮的脊背上也沾满了沙粒，最有意思的是他打着发油的分头，让沙土一溅，就像黑面包上撒了一层白糖。牛正威想扳倒牛二发，低头抱住了二发的腿，二发略高，趁机按住牛正威的头。牛正威抱不起牛二发，牛二发也压不倒牛正威，两个胖子，你撕我拽，在沙坑里推来搡去。

“行了行了，不要再打了！”刘乙乙和马琳儿喊着。

牛二发听见喊声，有点儿懈怠。牛正威可不管这个，更加勇猛地一推，牛二发一个腩蹲儿坐在地上。

“一比一，平——”鲁赛又喊。

两人喘着，看着对方身上的沙土，禁不住嘻嘻地笑起来。

“第二场，罗宾对马鸣！”罗宾喊着，拉起马鸣就跳进了沙坑。马鸣没准备，让罗宾一下拉倒了，恼羞成怒，爬起来就往罗宾身上砸沙土。

“我们也来一局！”鲁赛忽然把鲁科推进去。鲁科笑着，一伸手抓住鲁赛。“这比在床上练习好多了！”鲁赛说着，和鲁科在沙坑里摔起来。

又有男生跳进去乱打。

“谁拉我？谁来拉我？”丁咚大叫着。

“我拉你吧！”刘乙乙猛地一掌，丁咚“哎哟”一声掉进去。丁咚好惬意，一边哈哈笑着，一边故作不稳，“重重”地

